



居老板的手

邬峭峰

居老板的某些灵敏,我是软弱的。比如面对选项,他能迅速锁定更远大,大的利益。冲动了,前一句损话才出口,后一句补台的话已跟到嘴边。

居老板长我一岁,我为公司做房产项目时,他是我们的建筑承包商,平日客气得几近奉承。我不觉得这是应该的,常对同事说,注意啊,别占点优势,就像真的一样。千万别把依靠我们挣钱的人太不当回事。设计总监自己还没琢磨,让人家先连做七八个方案,最后大爷一样,挑第一方案上报。等你们卸了职,再碰到做过你手里外包项目的那些人,他们还能多搭理你一秒钟,就算你当初做人做事上品。

我说这些话时,居老板倚在简易金属板房的门边,笑了笑,扔了支烟过来,落在地上,又小跑过来换了一支。

居老板那时40多岁,本就敦实,频繁请吃,初显发福。社交多了,他习惯把自己弄得“山清水秀”,常出入工地的主,却不允许自己皮鞋头上沾有尘土,老弄张餐巾纸在那里擦。完事,将纸朝背后一扔。某日,又见他这么干,我没憋住,调侃地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从此,他擦完鞋,就把擦过的纸往裤兜里一塞。开会,别人发言,他会把纸全掏出来,堆在烟缸里。

工程总监告诉我,居老板手下统计土方挖掘量时,多算了16车。我对总监说,见他来我办公室,你

我家弟妹中,老二是女孩,我们都叫她小妹子。

小妹子五六岁时,夏天,在天井里,我们团团坐在桌旁,等父亲下班。四条长凳,一张方桌。我们人小,脚在长凳上晃,还够不到水泥地面。父亲是兴趣爱好极广的人,喜欢养花种草养金鱼养鸟,这天,竟然在下班时牵了一条高大威猛乌黑的大狗回来,还满面喜滋滋的。我们正围着桌子要开饭呢,猛见窜出一条黑狗,都惊叫起来。小妹子吓得一下摔在地上,右手不能动弹。父亲忙把狗拴到门外,把小妹子抱起,不停叫“囡囡,囡囡”。母亲脸色发白,朝父亲一顿发火。小小的妹子见状,竟然不哭,眼眶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,硬是不掉下来。小妹子右手打了石膏,几个月后才痊愈。大黑狗第二天就被父亲送走了。

小妹子读小学读初中,都是少先队三条杠,是家里的骄傲。

我和小妹子一起在“文革”里初中毕业。我到农场,小妹子进了本市一个装卸区。

第二年初夏我回家探亲。晚上,小妹子上夜班去了,母亲把我唤去,郑重其事地给我两件漂亮物品:一件白色纯“的确凉”短袖衬衫,一条黑色挺括毛料“的确凉”长裤。说是小妹子给我的。我感动。这套衣服估计要40多元,小妹子2个月



小妹子

赵韩德

小妹子身体瘦弱,单位却叫她做外场电工。成天在黄浦江边的大片露天煤炭堆场中,在卷扬机、皮带输送机之间查线路,排故障,还要爬电线杆。整个装卸区几十个外场电工,都是男的,女电工就小妹子一个。小妹子知道个中原因。她不发牢骚,不请假,就是干活。话很轻,很少。学徒未

了门道,来看究竟,明白了实情,也没嫌弃居老板一身猫屎味,就把活给了他。业主当过兵,对实实在在有好感,哪怕心知肚明此公或有表演苦情之嫌。

装修提前完工,验收时,女业主进出三个盥洗室,细看了两只浴缸、三只马桶的每处接缝,又让卸下两片开关的面板,了解暗处有无少安螺丝,再关心一下电线和套管等隐蔽工程的材料是什么牌子。最后,把客厅及周围所有灯具全部打开,验收就过了。女业主说,问一句,以后哪里出了毛病,能否随时到?居老板说,统统就两个字,一个O,一个K。女业主拍拍他的背:阿弟啊,英文不错嘛,再给你介绍两套朋友的别墅做做吧。

居老板故事多,但都

不及他20岁那件事别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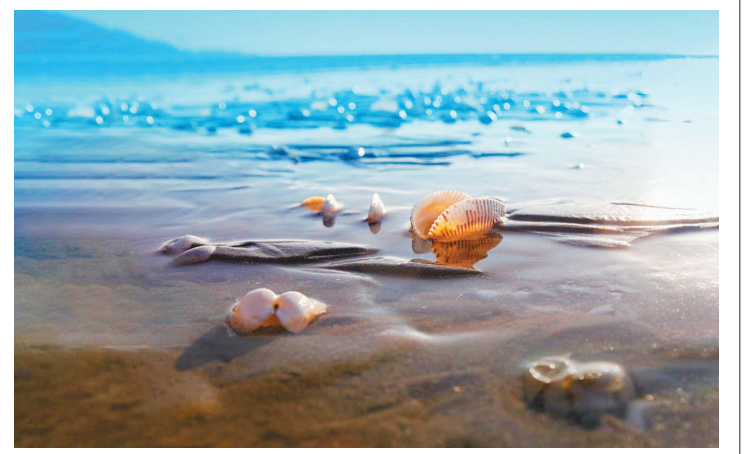
居老板做校工不久,正值暑期,阿母肝癌中后期,疼起来,她不愿惊到他人,暗自紧咬布鞋不放,汗水湿透内衫。20岁的居老板决定把阿母送到上海的医院,起码可以打止痛的针剂。阿爸早逝,靠阿母做媒婆、帮人做年糕、裁剪裤子、带小孩,硬是让两兄弟都读完中学。居家那时仍无余钱。

居老板去山里表舅家借钱,这是居家第一次向表舅开口,表舅不多问,推给他两万,说,能来我工地做两个礼拜吗?缺个小工。

居老板安排弟弟送阿母去上海,临去工地前,他跪地给阿母磕了头,还将阿母只剩皮和骨的双腿紧抱了一会儿。

小工做到最后一日,怪事来了。手推车下坡时,手柄脱落在居老板的手里,从塑料套管内掉出一小卷纸,字迹被水洇湿过。这张字据应是以前表舅给同村阿瓜30万元,阿瓜写的收条。

工棚里的最后一夜,鼾声四起,为次日要不要拿收条去找阿瓜换点钱,居老板辗转反侧。



海滩拾零 (摄影) 汤青

这件旧事,是二十多年后某个大年初三,居老板来我家拜年,和我单独喝酒时提起的。他眼里满是血丝,语调缓缓:借钱人呢,叫阿瓜,好赌。表舅后来的土方生意,是当年阿瓜被人追债债惊恐之下,连公司带项目顶给表舅的。表舅办完工商手续,继续做土方,竟挖出了两件一级文物。文物献给了政府,除了嘉奖,县里还鼓励性给了表舅一个不小的项目。阿瓜搞掂赌债,来表舅手下打工,我看了眼死缠表舅给他些补偿。这张收据证明,除了买卖生意的费用外,表舅又给了阿瓜30万元安慰费。你问,纸条为啥会在这里?这无关紧要,但阿瓜要是得到这张收条,应如获至宝。这笔安慰费变得无凭无据,阿瓜可以不要脸地向表舅讨要第二笔。你说,当年用这张收条,我能从阿瓜那里换到多少钱?居老板端着酒杯站在

指又粗短,一摞总是同时触碰到两个键,字句乱上加乱。他发泄地在手机上胡戳一气,又冷冷一想,他这样为当年纠错,也太高级了吧?

说到财务,有件事耐人寻味。我们总部财务小芹,患病离世,居老板突兀地出现在追悼会现场,他递给小芹丈夫一只厚厚的白信封,说,不知为什么,小芹总是称呼我居老师。她走了,整个上海,不会再有人这么称呼我了。他眼圈红了。

和居老板共事期间,我俩交流频繁,包括各种谈人生。

我退休后,多年未见,惦记还是有的。那天邂逅,在南京路步行街新雅粤菜馆门前。我看见他时,有人正给他点烟,他以手挡风,手掌像是多抬高了五厘米,把原能看见我的视线也挡了。

连着两天,我心里,都会有他眼角那只大手。

眼疾求医记

吴莉莉

年年参与体检,眼科这道关总过不去:白内障、玻璃体混浊……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。人老体衰,身体“零件”逐渐损坏,原属正常。跑医院又烦又累,谁都不喜欢,于是毛病就这么被拖着。现在终于屏不牢了,看近的,字不清楚;望远的,朦胧一片。心急,脑中忽跳出顾城诗句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黑眼睛我有,它却坏了,难寻光明。

找好医院,预约专治白内障的硕导医师,惴惴不安地走进昏暗的诊室,将下巴托在仪器上。女医生细细看后,说:“白内障事小,你先去查查眼底。”我唯有从命。检查结果是黄斑前膜病变。黄斑病变难治,这我早就听说过,现轮到自身,心如铅坠。硕导医生让我去请教眼底病专家孙晓东教授。教授接诊后坦言:“哪能介晚才来看啊,病拖久了。”他又道,可以考虑手术,但是,效果并不乐观。一个“但是”,令我处于两难之境。斟酌再三,决定手术。

良医之门多病人。同室病友均为老者,眼疾都在眼底,彼此皆为半盲官人。聊起各自病况,同病相怜。眼球底部动刀,局外人想想都不寒而栗,要说不怕,那是假的。邻床的王大妈来自长春,老伴于大爷日夜陪护着。大妈眼睛只有感光,非拽着老伴的手臂不敢迈步。经人介绍,从东北老远到上海,请素昧平生的孙教授治病。于大爷说,“孙大夫真好。电话一接通,就关照我们,先在长春做好相关的检查再来。才到上海就住进了病房,可为我俩省钱省力了。”这番话,无疑是份精神安慰剂,让众病友听了心定。

手术室里,背景音乐在轻缓地播放,或为心理疗法。“先做白内障手术,消毒

水冲洗眼部有点辣哦”,女医生开口了,她口吻温和、动作轻柔,话不多,却让病人倍觉亲切。我乖乖躺着,后面还有台“大仗”要打,必须做个配合治疗的好病人……不过半个时辰两台手术结束,回病房,一夜安然。次日,经病房医生检查过,一切良好。撤下病眼护罩,出院回家。

眼科医学被医界视为“尖峰学科”,老龄社会的大上海,被眼疾所困者何其多,企盼光明的愿望何其强!医院的首贤、被誉为“东方一只眼”的赵东生医生为眼科医学树起了一座丰碑,如今,一支年轻的团队正继往开来,孙晓东教授正是团队的中坚。他忙,出院前,我连当面致谢的机会都找不到,但记住了医院人口处的八个大字:公溥仁心,济世臻程。

前不久,我观赏了七十芳华赵红彩历经十年而创作的十字绣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当22米《清明上河图》十字绣徐徐展开时,北宋时期都城东京(今河南开封)的清明风土人情,以及汴京和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,让人眼前一亮,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工艺精湛。

“六十岁学吹打,很无奈,但六十岁学吹打,也很开心,让生活慢下来,让心静下来,真的很好。”这是赵阿姨回复众人称赞掏心窝子的话语。

十字绣近几十年来,在中国广受欢迎。不过,22米长卷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鲜有人问津。2012年,

赵红彩从居委会主任岗位退休后,为践行老有所乐的心愿,选购了一幅22米长、95厘米宽的十字绣《清明上河图》,让桑榆之年色彩更绚丽。然该画面十分浩繁,共绘制各色人物有684个,牲畜96头,屋舍122间,树木124棵,轿子8顶,舟船25艘,大桥一座。画中人物,衣着不同,神态各异。长卷所需网格材料和各色彩线,有50多斤重。身材纤弱的她,只能求保安相助才搬回家。

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,年老眼花,弯腰躬背,体力能否支撑?22长卷的绣布放在哪里?如何操作

工作台?旷日持久的绣工,难不成浅尝辄止,而成“烂尾绣”?女儿和亲朋好友都力劝她三思而后行。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,赵阿姨笃信的定海神针是:干,就是快乐的。

开始绣针时,她手忙脚乱,总是要绣错,拆了重绣,浪费时间,过了几个月,才有点熟练了,返工就少了。据说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地方,要绣一两千针,而这幅长卷的十字绣的针数,可谓天文数。但这让她感到生活充实而快乐。工作台在哪里?由于她是独居老人,大床一人独占太奢侈了,便请《清明上河图》“同床共眠”:十

字绣占一大半,她只睡一小半。就这样工作台和她竟相伴有十年。女儿醋意浓浓地说,她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比外孙女都重要,碰都不能碰。

为了绣好长卷,她查阅了大量资料,还参加了连环画学习班。冬日晚上,为了作品不沾汗水,她坚持不开空调,天冷绣布发硬,手被划破了,她马上用酒精把绣布上的血迹处理干净。

一把椅子,半张床铺,一枚钢针,一把小剪刀,两本图纸。十年呕心沥血,一千万针的彩线穿连,2022年,巨幅《清明上河图》十字绣,终于大功告成。

雅玩

七夕会